

走近现代经济学

岭南系列



王则柯 著

游学北美



林语堂与《数理经济学方法》

说说经济学教育的理科特性

从合伙乘车看发达经济对居民素质的要求

三山睡佛沉浮记

化名镇普林斯顿大学

社会信息和公众联络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中财 B0116129

走近现代经济学

* 岭南系列 *

游学北美

王则柯 著

2012.11

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藏

登录号

177614

分类号

F171-53/1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学北美/王则柯著. -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8

(走近现代经济学·岭南系列)

ISBN 7-5017-4337-1

I.游… II.王… III.经济-概况-北美洲-文集 IV.F17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7635 号

走近现代经济学

/*岭南系列*

游学北美

王则柯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邮编:100037

北京地质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75 209千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

ISBN 7-5017-4337-1/F·3309

定价:14.00元

前 言

收集在这个集子里的,是我在大约 17 年的时间跨度里留下的部分文字,多数在报刊上发表过,这次成集作了一些简单的文字修订。所谓修订,主要是恢复原来定稿的样子,因为报刊发表时限于篇幅的关系,不免要把文章裁剪得适合框定的尺寸里。由于这些文章都与对美国的学术访问有关,所以这个集子叫做《游学北美》。

集子大略地按照时间之近远,分成 1996、1994、1991 和 1981—1983 这么几个部分,但是时间分划并不十分严密。最后有一篇带小传内容的自述。至于把《我和斯坦福大学的一点缘份》和《林语堂与〈数理经济学方法〉》这两篇放在最前面,是为了便于读者可以很快体味一点儿“游学”的涵义,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把自己关在书桌旁边,为什么只要有可能我就不会把文章写成通常学术刊物的论文的那个样子。

之所以不叫游学美国,是因为多多少少有一点儿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内容。至于用了个大不敬的“游学”题目,除了的确确有“游”的成分以外,更是要着意渲染读书学问未必非得“专”到“死”的程度才行。

我这么说,当然是有所指的。爱因斯坦曾经评说:“现

代教学方法如果没有完全扼杀人类神圣的好奇心,就已经可称奇迹”。其实,爱因斯坦时代的人们,在这方面还是比我们幸运得多。想想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十几年时间在拿不到八九十分就不得安宁的压力或恐惧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难道还足以发人深省?

美国大数学家斯梅尔曾经满怀深情地写道:“我和父母妹妹一家四口住在离弗林特(密歇根州的一个小城市)十英哩的乡下地方。从小学到初中,每天我和妹妹步行一英哩到一所只有一个房间的学校上课。我至今非常赞赏那所小小的学校:统共只有一位上过一两年大学的女教师,她教九个年级的学生,每个年级都有语文、数学、历史等课程。此外,女教师还兼管借还图书、看门、烧午饭等杂事。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不仅仅是怀旧的回忆。

爱因斯坦评论的教育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斯梅尔的只有一位女教师的学校,也是50年前的事。我们现在的教育怎么样了?很值得大家深思。论考试,中国学生总是第一;论后来的研究和创造,我们可没有同样比例的第一。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实。

我特意把与经济学关系不那么密切的一篇文章《斯梅尔教授的青少年时代》也收在这个集子里,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同样,集子里占了三分之一篇幅的“北美风情画”,虽然远不是标准的经济学论文,但是我也把它收进集子。这不仅因为每篇文章后面都富有经济学启示,而且因为正是兴趣广泛后来我才能做出一点儿成绩。事实上,哪怕是像

《童心与发现》(北京三联书店,1996)那样写混沌理论和经济均衡理论的书,我们也要尽量发掘相关的学问故事。学问故事后面的启迪,有时候比成果本身还有意思。

英国牛津大学的罗伯特·梅教授,是混沌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出身于物理学博士,教授过应用数学,后来主要从事生物学和生态学的研究。同样是到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地区作生态学考察,他的同事完成预定任务就得,不想越雷池一步,但是梅教授却不放过在其他方面也有所发现的机会。考察生态环境的变化,人类活动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考察归来,梅教授把他对亚马逊地区印第安人活动遗址的“顺便”的观察作为这次考察的副产品,写了一篇《史前时期亚马逊地区的印第安人》的人类学论文。

同样作一次考察,兴趣广泛的人收获就大。同样做一个实验,兴趣广泛的人有可能捕捉住一些预想不到的“节外生枝”的意外现象。这常常是发现和发明的先导。科学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事实上,在《童心与发现》里,我们就写了梅教授的这个学问故事。梅教授还是一个热情的科普作家,有时候一年会在英国《自然》杂志等普及刊物上发表上百篇科学普及的文字。

人口那么多,竞争那么厉害,到了现在,有些事情我们可以选择的余地的确很小。至少比起那些富裕而不拥挤的国家来说,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无所作为了呢?我看不见得。即使站在家长的位置,也并非无所作为。我们的两个孩子,就是在恢复考试制度以后受教育成长起来的,受完了可称满意的高等教育。他们纯朴正直,但是很

难说他们会比别的孩子聪明。当听说一些孩子从小学或中学开始就不许看电视经常要熬夜做功课的时候,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孩子总是晚上十点钟以前就睡下,他们还能够从一些别的家长不鼓励孩子看的电视节目里学到许多终身受益的东西。也许值得想想,为什么爱因斯坦那么看重“人类神圣的好奇心”。

珍惜人类的创造力,珍惜人类的好奇心,我们要多给一些鼓励。《斯梅尔教授的青少年时代》有这么一个细节:若干年以后,当斯梅尔取得博士学位并开始显露才华时,父亲寄给他1959年11月15日《弗林特日报》的一条剪报,标题是“数学天才留给老师们深刻印象”,其中写道:“斯梅尔当年的生物学老师杰沃特形容斯梅尔是个用功的孩子,对生物学很感兴趣,老爱提问题。杰沃特说:‘他不是那种只会吸收知识的学生,他对整个班级做出很大贡献。这并不是说同学们都只向他学,而是说他经常提出好的想法。’杰沃特还赞赏斯梅尔是个沉静和谦恭的学生,博得同学们的尊敬。”可是回想九年前高中毕业时,手册上老师的写法却“有点儿不同”。那上面也记载着斯梅尔自己的一句话:“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不附和任何人。”

不敢和大人物比高度,但是我们也有性质类似的经历。一个寒假,妻子在清理孩子扔到废纸篓的旧作业本的时候,看到孩子在高二上学期的两篇作文颇有意思,就鼓励孩子抄正寄给上海《文汇报》试试。想不到文章先后都给登了出来,编辑还来信希望多给他们供稿。对于这些旅游题材的评论性作文,语文老师原来的批语是“说服力不强”。后来

文章发表,老师很高兴,并且对其他老师说,我早就说他的作文很有水平。

有人说,序言或前言是“写在最后头,放在最前头,最没有看头”的文字。我和多数作者一样,是在差不多编完这个集子的时候才写这个前言的,所以三个“头”里面已经摊上了两个。这篇前言肯定不是最有看头的,例如它的信息量恐怕就比不上目录。事实上,我并没有把介绍全书的内容作为这个前言的宗旨。如果它还不至于“最没有看头”,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读者的回应,才是最大的鼓励。

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特别是毛增余等朋友的鼓励,使这个集子得以问世。感谢妻子梁美灵和我们的两个孩子常常提请我注意有价值的素材,常常对我的初稿提出中肯的批评。最后,我还要预先感谢这本书的读者。我的电子信箱是 lnswzk@zsu.edu.cn, 将非常欢迎读者朋友们的反馈和批评。

王则柯,识于戊寅年春

目 录

前言	(1)
我和斯坦福大学的一点缘份	(1)
林语堂与《数理经济学方法》	(7)
1996	(13)
说说经济学教育的理科特性	(15)
澄清微观经济学的若干关系	(21)
展示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博弈模型	(29)
马丁·魏茨曼的“杂交增长论”	(34)
积重难返的美国联邦所得税	(45)
1994	(63)
从合伙乘车看发达经济对居民素质的要求	(65)
优待合伙乘车——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一例	(68)
学车六小时就上高速路:享受“无情”	
管治的效率和文明	(70)
“摸着石头过河”的业绩	(73)
斯蒂格利茨教授谈话要点	(80)
美国经济学家对经济放任主义的反思	(82)
俄国的私有化为什么未能带来经济成功?	(88)

美国艾米什部落漫记	(90)
桂冠学者, 爱心玉成	(96)

1991 (103)

乐山睡佛沉浮记	(105)
企业形象与“一锤子买卖”	(107)
市场竞争的“残酷性”值得重新审视	(109)
美国经济学教育印象——献给经济学系 首届理科学生	(112)
斯梅尔教授的青少年时代	(114)

北美风情画(1981 - 1983) (123)

题记	(125)
文化名镇普林斯顿	(127)
苹果日和书市	(130)
万圣节记趣	(133)
社会信息和公众联络	(136)
“绿洲”的苦恼	(139)
采草莓	(141)
六月游乐节	(144)
从寒潮说到宠物	(148)
推销报纸的小孩	(150)
旧货出售	(153)
美丽的西班牙女郎	(156)
礼吻	(158)
波士顿之旅	(161)

尼亚加拉大瀑布和“世界蜜月之都”	(164)
清洁美丽的多伦多	(169)
航空节和 CN 塔	(173)
黑谷先人村	(178)
鼓励动手的安大略科学中心	(182)
飞向旧金山	(188)
南下洛杉矶	(192)
迪斯尼乐园	(195)
美墨边界印象	(200)
圣地亚哥海洋动物园	(204)
好莱坞影城	(207)
康奈尔大学巡礼	(211)
美西野营记	(215)
鬼门关遇险	(223)
自述	(227)

我和斯坦福大学的一点缘份

白宫办公厅会见总统顾问

1994年春天,广东省有关部门的一个五人代表团,访问了美国,重点考察美国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期间,我和代表团的其他两位成员一起,在白宫办公厅会见了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斯蒂格利兹教授。他送我一册刚刚出版的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作为他和我上次见面的回忆。

那是1992年的冬天,钱颖一教授从斯坦福大学打来电话,说他和斯蒂格利兹教授将到珠江三角洲和广州市公干,如果方便,很乐意访问中山大学,斯蒂格利兹还可以做一个题为《公共政策与东亚奇迹》的演讲。我听了非常高兴,马上作出安排。

斯蒂格利兹(Joseph E. Stiglitz)教授是美国经济学界一位富有影响的极其高产的学者。1966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四年后即在耶鲁大学考尔斯(Cowles)经济学研究所和经济学系晋职正教授,那是人称诺贝尔桂冠学者摇篮的地方。1979年,他又荣获人称“小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这样的履历,即便是在美国,也颇有色彩。人们都知道他在信息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方面的建树,这些领域,正是多少年来在国际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流派理论乏力的地方。

白宫办公厅那次会见以后不久,斯蒂格利兹更晋任总统的三人

经济顾问组的主席,成为内阁成员,并且以这个身份在前年正式访问我国。去年,他退出政府部门,专任世界银行的副总裁。

东亚奇迹和政府作用

现代经济学一直强调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斯蒂格利兹教授的特点是非常强调制度经济学和组织经济学。他指出,人类的大多数经济活动是在各种各样的组织中进行的,而在组织内部,市场机制或者说价格体系的作用有限。比方说,一个通用汽车公司的经济,就比许多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还大。所以,经济之成功,不但要看市场之运作,而且要看组织之运作。为此,要好好研究组织是怎样运行的,研究按不同的方式组织决策程序的不同结果,研究组织设计和激励机制的关系。这里,存在一些像寻租行为那样的困难问题。

界定政府的适当角色,一直属于经济学的中心论题。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不但形式地论证了亚当·斯密关于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的说法,而且也为讨论市场失灵提供了理论框架,而市场失灵正是政府作用的出发点。斯氏强调,只要市场是不完备的,只要信息是不精确的——实际情况差不多总是这样,经济就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即还有改善的余地。所以,针对市场和信息的局限性,政府的适当干预能够使整个经济得到“帕累托改善”,也就是使一些个体得到改善而不损害任何其他个体的利益。

1992年12月14日,斯蒂格利兹教授在中山大学对岭南学院学生作了《公共政策与东亚奇迹》的演讲。他说,这次促使他们到中国来的,是世界银行的一个项目,题目就是《东亚奇迹和政府政策》。所谓东亚奇迹,发生在日本、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都有一个长时期的非常高速的增长,其速度之高和持续之久,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世界银行要研究一下别的国家可以从东亚奇迹中学习一点什么东

西。

世界银行的传统观点是,对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事务,政府干预越少越好。政府作用基本上限于提供基础设施,提供教育,保证价格可以按照商品的市场供求关系自由地调整。除此之外,最好什么也不要做。但是,遵循世界银行的意见去做的许多国家,特别是南美洲的一些国家,都未能实现经济增长。中国人说良药苦口。这些国家,吃了世界银行的苦药,却毫无成效。究竟是药吃得不够,还是另有原因,必须对照东亚的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明显的事实是,在那些东亚国家,市场非常非常重要,政府也非常非常重要。并不是让谁代替谁,而是如何在二者的作用之间保持平衡,如何恰到好处地发挥二者之所长的问题。

政府积极作用的表现之一,是产业政策。此外,东亚国家的政府,都十分注意协调企业界、劳工界和政府的关系。这是和美国等老牌工业化国家很不相同的地方。1960年代以来“硅谷”的发展,20世纪初美国钢铁行业和汽车行业围绕底特律的发展,是自发的协调出效益的范例。但是在东亚,政府往往扮演协调的角色。例如在日本,行业理事会是企业和政府交流想法的地方,相互告之要求什么,希望什么,而不是政府下命令要企业做什么。政府和企业,都从对话提供的信息中,检讨和协调自己的行为。实践证明,这样的对话,很有好处,最终催生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威廉·斯蒂格利茨：广交学术朋友

当我在北京和在香港,在美国和在加拿大,和朋友谈起斯蒂格利兹教授曾经作为我的客人访问中山大学的时候,一些朋友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他们说,像斯蒂格利兹这样的学者,要专门请他,恐怕上万美元也请不来,你王某人真是好运气。是啊,以斯蒂格利兹教授这样的履历这样的位置,却愿意在为世界银行公干的行程中,特意到中

山大学来和我们见面,并且发表后来很受我国有关部门重视的演说,这真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事。当时,党的十四大刚刚确立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定位,还是一个困惑人的问题,难怪他的演说很受人们重视。

则柯何德何能,竟有这样的“业绩”?不客气地说,接触现代经济学比别人早一些,领会深一点,倒是可能的,在学校里教书得到愿意学点真本领的学生欢迎,对社会经济发展提出的若干意见最后都被证明中肯,也说得过去。但是就思想影响和学术地位而言,岂敢望其项背。不说不知道,事实上,在斯蒂格利兹教授 1992 年来访之前,则柯还没有过和他直接交往的记录呢。

可遇不可求的事情让我遇上了,这就不能不说是一种缘份。托改革开放之福,自 1981 年以来,则柯多次出国访问,除了荷兰日本以外,主要是在北美。回想我在美国总计三年多的时间,如果说和别的一些学者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没有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写论文。有趣的是,不把自己关起来拼命做研究,研究却做得还不错。首次赴美进修,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度过了差不多两年。当做出比较像样的成果的时候,第一次应邀到别的学校演讲,就是去斯坦福大学。随后,我还应邀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和康乃尔大学演讲。后来几次出访,还应邀到美国艾尔文加州大学、南加州大学、芝加哥伊利诺斯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达荷西大学和圣文森特大学、日本中央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和筑波大学、荷兰梯伯格大学演讲。没有邀请我去演讲的大学,我也争取一切机会做私人访问,拜识学术朋友,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洛杉矶加州大学、多伦多大学、弗杰尼亚大学都留下过足迹。

1991 年我再到斯坦福大学做私人访问,拜访经济学系的刘遵义教授和钱颖一教授。刘遵义教授早已在国际学界鼎鼎大名,钱颖一教授却是刚刚从哈佛大学得到博士学位的年轻教授。但是,几次和钱颖一教授教授交往,我都很受教益。他和斯蒂格利兹教授一起访

问中山大学,实在是送给我们的一份厚礼。原来,他们因世界银行的一个项目要到东南亚和珠江三角洲走一圈,按照行程,到达广州的时间将是星期六的下午。星期一上午在广东省财政厅有一个节目,星期二上午将离去。星期天和星期一下午都是空的,干什么好呢?毕竟是学者,他们希望到学校看看,这就来到了我们中山大学。看来,我以往的努力,以往的铺垫,也是成就这份厚礼的要素。于是有人赞赏地说,王某人你是只顾耕耘不问收获。其实,广交学术朋友,只是一种乐趣,哪里就想到将来会做成什么大事?

街市闲逛和买鞋家访

做演讲当然西装领带,但是和我们在一起的另外一天,客人却穿牛仔裤,着运动鞋,只差一顶牛仔帽了,建议我们陪他们逛街市。在著名的广州清平市场,斯蒂格利兹在狗肉摊前摆出姿势留影,非常细心了解野生动物的市场情况。钱颖一告诉我,他什么都要尝尝,蝎子也吃得津津有味。中午在饭馆,斯蒂格利兹说看不懂菜单,请我们代劳,却不知怎么就知道这里有一道凉拌蛇皮的菜,一定要点。可惜小姐走了一圈回来,说今天没有这一道菜。在一家中外合资鞋厂的门市部,他花了大半个钟头挑选高帮充气运动鞋,对我说他有四个孩子,大的两个和小的两个间隔十年。在北京路一家电器商店,还买了一部低档的袖珍收录机。期间,他打听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情况,谈了他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意见。他们下榻白天鹅宾馆,就这么从白天鹅所在的沙面过小桥经清平市场到上下九商业区,再从北京路经中山纪念堂到越秀山公园爬山登顶,过了一天广州平民的生活。

演讲那天的座谈和便宴之后,斯蒂格利兹教授和钱颖一教授执意要到我家来看一看。虽然站着的时间更多,却一聊就是两个钟头,全没有国人印象中老外那种惜时如金、来不及跟人说话的架势。其间斯蒂格利兹教授还和我女儿在《绿山墙的安妮》、《秘密花园》、《杨

柳风》等加英美文学名著中找到有趣的话题,这些可以称作儿童文学的名著,曾经影响过这些英语国家的好几代人。

转眼就是寒假。钱颖一从斯坦福大学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斯蒂格利兹教授一回到学校,就被新上任的克林顿总统聘去华盛顿当经济顾问。“他拯救美国去了”。拯救美国,自然是别人的说法,然而却合乎逻辑。他对经济学需要有一个质的飞跃的展望,对东亚经济奇迹的思考,对市场力量之不足的分析 and 对于政府作用的总结和设想,都使他处于似乎可以受命“拯救”的位置。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不久,两位教授的这次来访还产生了另一项结果:斯坦福大学全额资助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一位本科毕业生,到他们的经济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我们向客人推荐了两位德才兼优的学生,四年以后的1997年,另一位学生也得到了全额资助到斯坦福大学就读。

我一直觉得,认识世界上有些事情可遇不可求,不等于无所作为。可遇不可求不是无所作为的哲学。两位学生得到全额资助就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我的这篇故事中,又增加了一个可遇不可求的范例。不错,两位学生都很优秀,到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名校深造,是许多学子的梦想,可是他们自己都坦言,原来没有敢申请斯坦福大学。掂量下来,他们没有这样的奢望。认识可遇不可求,他们还是奋发学习。遇上斯坦福大学两位教授来校演讲座谈这样天上掉下来的机会,机会就属于有所作为的人。两位学生在话别的时候都说,不是老师把那么有名的教授请来,他们不会有今天。他们不知道,如果专门去请,我作为他们的老师,恐怕也无能为力。

(写于1998年初,未发表)